

書城二十年

朱仁祖

行年四十，已入中年。回顧這前半生，只譯作數篇文章及出兩本小書而已，可說無甚成就。但這二十年來，一直和各大圖書館結不解之緣，此難得經驗為一般人不易有者。種種見聞，均為親身體驗，也許尚有參考價值。

台大圖書館系師友

民國五十年，台灣大學成立圖書館學系。我當時見報上這一消息，非常興奮，因思自小喜愛書本，以讀書人進入圖書系終生與書為友，似為理所當然之事。又當時已在大同工專（即大同工學院前身）「見習」了甲組（機械工程科）功課的刻板嚴厲，實與個性不合。多方考慮，乃毅然趁此良機改考乙組，以圖書館學系為第一志願，幸獲錄取。該年恰為大專聯考歷年以來數學科最難之一年，得零分者多。不才以甲組生應考乙組數學，原打如意算盤要拿高分，結果只得區區二十七分，但是別人說應感滿意。

目錄學中國古已有之，圖書館學則是歐美傳入的新學門，所以圖書館學系在台大文學院中，所染洋味僅次於外文系。當時西文分類編目一課

，且有自美遠來的外籍教師任教。以此因緣，圖書館學系學生畢業後留美者亦多；而在國內圖書館工作者，亦有不安於位轉業商界發展者，久之形成「蜀中無大將」的不良現象。圖書館系又有一特點，是女生多。當年本班只得男土三名而已。系主任曾令英文程度欠佳者，勿入本系。現可加上「有懼陰心理者，亦勿入此系。」

當時本系專課另一受學生歡迎的為遠自台中趕來上課的沈寶環教授（前東海大學圖書館館長）記得他首次進入教室時，只見其頭頂西式雨帽，身穿披風，面目神態一如007中人。言辭乾脆俐落，英語流利，所教的都是最新本行知識。

在學四年中，學到許多關於圖書的知識，這些學科都有趣味而實用，如圖書分類編目法、參考書與參考工作等，對於學者找研究資料、寫論文，都大有幫助。這其中尤其是參考書的學問最大，小問題查辭典或百科全書即可解決。若遇「難題」，則須多方搜查，觸類旁通，或在出人意料之外的資料中才找到答案，有者甚至非請教該行的專家學者不可。當年教這門課的賴老師永祥，就是實際上的系主任，開創初期，教授不多，實非意外。

中央圖書館的官書

他一人擔當數門課，同時又身兼台大圖書館閱覽組主任一職（實同代理館長），教學、行政工作均繁重。但他授課仍極認真，課前準備充份，講課中熱情洋溢，態度誠懇。無怪乎同班王政源同學有言：「奇怪，賴老師上課時大家都很注意聽

。」賴師又有一項長處，待人一團和氣，滿面春風。每年圖書館學會開年會時，有他在場，則會場氣氛生動活潑。自從賴師去美後，上述場面已相當「清靜」。

信任，絕不無理干涉，故公事好做。張東哲先生現已轉升為清華大學圖書館長，當能大展平生抱負。說起「官書」，不但普通人，即使知識份子也都不知這名詞所代表的實際內涵，現在簡單介紹一下。簡言之，凡為政府機關之出版品，可謂之官書。如總統府公報、外交部公報、立法院公報、交通年鑑、考選統計、人口統計、法律彙編……等，這些是連續性定期出版的，另外也有單獨出版的專書，如考試院編印「全國機關職級規範」一書，為近年出版者，詳述各類型公務員的工作內容、所需資格，是很有用的求（公）職參考書。又如「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一、二次大會紀錄、提案原文」（民國卅五年），「陸軍年鑑」（民國四十七年——），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員名冊」（民國卅一年），「重慶要覽」（民國三十四年重慶市政府編），「台灣省各縣市鄉鎮區村里鄉及其街路巷名稱門牌號數一覽」（民國四十八年台灣省政府民政廳編，九二八頁，師大圖書館藏）。這些好書對某些人士當是求之不得的參考資料。欲知其詳，可查「中華民國台灣區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官書聯合目錄」（民國五十九年中央圖書館編印）及「國立中央圖書館官書目錄」（民國六十八年）二書。

至於美國官書，則洋洋大觀，是世界各國中官書最多者，且內容形式多姿多變，除一般行政報告、調查統計、會議記錄外，尚有學術份量甚重的各科研究報告。從散頁活葉裝的小冊子到重數公斤的精裝鉅冊都有。尤其衆人皆知美國政府素以民主、開放為標榜，故在他國官書多列為

機密類者，在美國官書則常多公開（如洲際飛彈基地設在國內何處，報上即公開宣示。）故凡他國研究「美國學」者（如美國史、美國教育……等），不可放過此類文獻。當時官書股在圖書館中好像一個冷衙門，外界知道利用官書的人士也極少。後來中央圖書館在大華晚報每週有一專欄，介紹新到西文新書，美國官書乃有機會亮相，以報紙的傳播力量遠較油印目錄廣泛深入。記得筆者介紹一本美國衛生部出版的「新生兒之疾病」，不久即有反應，有人來借看此書（多半是小兒科醫生）。

中央圖書館位在台北市植物園內，環境清幽。其有今日規模，衆知皆為蔣復璁慰堂老先生之功。該館在國內圖書館界居領導地位，且善本書、官書、中文期刊收藏數量之多為全國第一，均已編有書本式目錄以備讀者檢查。尤其可貴的是，凡近三十年以來在台灣出版的圖書，其搜集之完備亦為首屈一指（因有圖書呈繳制度之故）。

我在官書股做事，工作順利，美國官書數量雖多，分門別類也就逐漸整理清楚。此職原可繼續下去，不料依照人事法令，雖為本行科系大學畢業，仍須高普考及格，方可正式任用。那知連考二次均以總平均一分之差落敗。今日細思失敗之因約有二項：一為平日準備尚不充份，對冷僻部門忽視。二為臨考時書法欠端整，又答案過於簡略，「質」無誤而「量」不够，故拿分吃虧。

不過這也是我自小學以來在考場上的通病，即拙的台大圖書館服務。

研究圖書館新氣象

於應付偏重記憶的問答題，而長於應對偏重思辨判斷的測驗題。事後張東哲先生雖鼓勵我次年再考，但已無此雄心，終於拒絕他誠意的婉留。在官書股工作約二年後，回到無須高普考資格限制的台大圖書館服務。

在台大起初在總館典藏股任一閒職，也許賴主任以為我可以藉機自修準備留學。我在校時亦曾有此念頭，現則但願能進入號稱即將開辦的台大圖書館學研究所即感滿意，當時有此打算的同學可能有好幾位。（該研究所一年拖一年，十一年後，晚至民國六十九年才成立。）同學吳美惠正在賴師指導下，負責籌備即將開館的研究圖書館，工作忙碌。尤其該新館中大廳及書庫現場，各類新舊圖書堆積如山，尚未上架，開館在即，時間極為緊迫。因此我加入幫忙，幸能在開館禮前大體整理完竣。以此微功，得升為該館典藏股長，吳同學為參考股長。另由總館調來吳傳財君辦理總務。主任為周先生，而實際館務大計多由賴師督導。新館新人，朝氣蓬勃。本館於民國五十七年落成，建館經費部份為校方支出，部份為美國某基金會捐助。賴師對外「公共關係」良好，故凡來自國外贈書，同學就業之推介等「圖書館推廣業務」，尤為出色見效。

研究圖書館成立之經過尚有一件秘聞：當初「研圖」原擬設在校門左側，與總館為鄰，則互通有無，師生使用方便。不知此「地」已為農業陳列館預定用地，且為前陳誠副總統所定案者。

故不敢相爭，而改建於現址學生活動中心旁。每當秋風秋雨之時，遠自校門口頂風淋雨而進實不好受，但也有優點，即遠離新生南路車馬之喧，而有清靜讀書之境。本館外觀雖只五層，但主廳（參考室）則高約一層半，面積廣大，可坐二百人看書，身臨其境，實感壯觀。當年可能為全台灣圖書館中參考室規模最大者，此為賴師的精心設計。本館藏書亦有一大特點，即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出版之日本各縣市方志及日文期刊（包括東北偽滿出品，如滿蒙調查、滿鐵月報等），相當完整。曾有日本前來參觀之學者，意外發現此處有日本國內已無存書的方志（戰時美軍空襲之故）。（台大前身為日據時期台北帝國大學）。

在研圖那三年也是我在圖書館界工作最積極的一段時期。所謂新館新氣象，其他同事也都是如此心情興奮。當時在實習學生協助下，完成「中文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聯合目錄」台大部份之卡片編製。私人方面，亦編成一書，其他有譯作文章數篇。不料順境中藏有危機，一女同事私自收閱公家書刊，為時甚久，我怒責其不是，她不服向周主任告狀。其時賴師正在國外，周氏趁此良機整頓「家風」，同事吳先生、吳小姐均曾恭聽訓示。結果我反而要寫悔過書，家母認為人格受辱太重，不可接受，因而決定寧可辭職。

史語所珍藏覽佛經

三月後，承蒙家父友人之介，轉入中央研究

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（又稱傅斯年圖書館）。

時館長為藍乾章先生，負責書庫內線裝書之編。暑假中有王寧懷同學來館協助，其工作熱誠者相同。在台灣研究漢學，尤其文史方面，多半要找線裝書方面的材料，而這些古書又多集中在三館：台北市內中央圖書館，外雙溪故宮博物院圖書館、南港史語所圖書館（台大圖書館線裝書亦不少，但都不全，或教授久借不還。）其中又以史語所圖書館最負盛名，常有遠自歐美各國而來之學者。十年前的中研院，還真是「清幽絕俗」，為修學之良境。豈知時代變遷，今日凡台北近郊各地，無不遍蓋公寓，南港中研院附近亦未能例外，昔日冷僻，今為熱鬧社區。但好在交通亦隨之便利，忠孝東路七段，已打通至該處。

史語所從大陸遷台帶來的線裝書，其深度廣度，不是普通現代出版的書可比的，幸而我自小喜歡看書，興趣也在文史方面，所以在分類工作上面，尚無多大困難。我以為「隨平之便」，就機泛閱好書，而學佛因緣，亦在該時該地發起。記得整理線裝書至「山志」類時，見一山志印刷精美，字體醒目，乃細閱之，書中有道教之妙文玄義。我自小即對哲學感興趣，但尚未入宗教之門，今見此前所未見之「高論」，喜不自勝，方知天地之大，書海學府之深。由此泛覽書庫中諸有關哲學、宗教之書，由道教而佛教，並旁及筆記小說（談玄怪鬼神之類者）。又該館西文書中宗教哲學類名著亦多，我就其可抄即抄之於卡片上，否則整頁全張影印，這樣收集了不少資料。至

此就因果而言，倒真要感謝周先生，不然我不會有今日轉向佛學之路。

藍先生亦為圖書館界前輩。輔仁大學成立圖書館學系，以藍先生為系主任，需辭去史語所圖書館之兼職。不料此事拖拉拉，延至一年之久。不久我亦暗受各種干擾，以「外柔內剛」之個性，「明言」好辦，「暗刺」愈糟。此時我在該館工作已有三年，所有中外宗、哲佳著多已用影印方式收集，已無留戀餘地，乃辭職又回台大。事情原已既定，在總館期刊股工作。豈知某晚接台大舊同事吳君電話，謂我任職事有變化（不成立）我一聽此言，即知其「弦外之音」。以禪宗公案之教訓，知此為南港方面（圈內人皆知中研院、台大實為一家）對本人個性之考驗。不知人生路途曲折，常有柳暗花明之妙。這次「挫折」亦在意料之中。（某棋友，公認為極聰明人，即曾言我這種人不適合時代，應該早生一千年。）

該年底，因藍先生之介，入台中東海大學圖書館任職，為時不到半年，終回台大。東大風光幽美，又有台大校友，工作情緒愉快。但最主要收穫是開始看大藏經，該館所藏為日本原版線裝，字大清晰，此為吸引我翻閱大藏的直接因緣。自此，我的佛學研究已由小乘升入了大乘之路。

民國六十三年，回台大總館服務至今。當時圖書館人事變動甚大，館長為法律系主任楊日然

兼，採編組主任原爲張麗靜女士（即名鋼琴家陳必先小姐之母），論學歷亦爲大學畢業，精通英、法、德文。凡編西文書有語文上困難（此在台大圖書館特多），找張主任必代爲解決。惜在上者惑於當年起用「青年才俊」之風氣，不重視「老人」，結果張氏一氣之下辭職去美。接任者留學生吳君，可能經驗不足，自此西文書編目效率已大不如前。我先在期刊股工作，股長蔣紀人女士，遠在民國三十六年台灣光復初期即已進台大服務。論資歷爲台大圖書館元老之一，論工作表現爲一標準公務員，任勞任怨，實事求是。然而這樣得力的中堅幹部，亦不爲上級欣賞，其正派作風反而引起無理刁難之事。終於在期刊股盡職三年後，調任參考股長，不久我亦轉至該股服務。

有幸由小乘入大乘

在期刊股任內，也有不少意外收穫。因按台大圖書館慣例，凡外界贈送本校之書刊，均先在本股登記，其中佛學類亦常有。故我得機可在其書尚未送出編目前，儘速先行看過。印象最深的是美國佛教會印贈的「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」線裝大字本廿七卷，此經解答了我數年來學佛的大疑問，相信這也是大多數小乘修行人，執著「法執」者所易有的疑難，請看經文即知：

「一切法皆如夢。無說。無聽。無知者。」
 「衆生乃至知者見者。亦如幻如夢。」
 「佛道。涅槃。亦復如幻如夢。」（卷八、九）「舍利弗白

佛言。世尊。是般若波羅蜜甚深甚深相。難見難解。不可思量。不應在新發意菩薩前說。何以故。新發意菩薩聞是甚深般若波羅蜜。或當驚怖。

心生疑悔。不信不行。」（卷十五）「諸菩薩摩訶薩。發阿耨多羅之藐之菩提心。作是願。我當度一切衆生。衆生實不可得。是人欲度衆生。如欲度虛空。……衆生虛誑故。當知大誓亦虛誑。

若菩薩摩訶薩。聞是法。心不驚不沒。當知是菩薩摩訶薩。行般若波羅蜜。」（卷廿一）（以上

經文即解答「衆生無邊誓願度」之大疑，衆生原是佛子故，此義請見「法華經」）。

轉到參考股，工作性質主要是「值班」，包括週末、星期天在內，各同事輪流分擔。此時該股一位老同事退休，其辦公室由股長分配於我，此亦可幸之事。至此我近數年來所買的書及影印資料（有數大紙箱之多，影印費統計約近萬元，當年一張要三元，現則不漲反跌，一元而已。）又有二分散放置之處。

歷經名館所得經驗

這多年來來，輾轉在各大名館任職，得到下述找資料的實地經驗：

一、有些書刊，圖書館不常買，要自己去書店、書攤，或專門店去買。（我前幾年即在台北市府對面書攤買到不少所謂「善書」，其文字雖淺而說理流暢易曉，有爲高深佛典所不及者。）

二、書名如人名，有名實相符者，有虛譽者，有其貌不揚而內藏珠玉者，有目錄漏列者。且

書庫中圖書排架一般多爲分類式，故研究學問找資料欲求深入詳備，最好親入書庫中實地檢索，則可免滄海遺珠之憾。我就本此精神在台大心理系、考古系圖書室舊書中找出不少宗教哲學之類的好書。前年校慶，參考書字典類展覽，即從總館書庫中找出一大堆真正鉅冊，「風霜滿面」的波斯文、阿拉伯文等冷門字典（法文對照）。風水輪流轉，中東國家現以石油掛帥，威風凜凜，阿文已非冷門矣！

圖書館學是一門實用的學問，貴能因地制宜，因人而制宜，並無一成不變刻板之法。現在世界人口爆炸問題已困擾各國，不易解決。而各類圖書期刊的出版，其數量之多，也如洪水奔流一般。各大圖書館每隔數年，書庫即有容納不下之苦。另外在圖書編目方面，也多趕不上新書「進口」的速率，在編目單位書桌、書架上常見有積書如山的現象。

約十年前我曾在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上發表「圖書館學的理論與實際」一文，陳述拙見提出「治本」之法；即簡化目錄卡片上之登記事項。因爲除善本書、線裝書重視版本有其必要外，一般圖書有下列主要項目即可驗明正身，讀者亦感滿意：分類號、書名、著者、出版年、出版地、出版者、登錄號。（其他如頁數、版次、裝訂、圖表，大小等皆爲可有可無之次要事項，多可省略。共計約可節省三分之一以上字數。）

至於「治標」之法，即加班或增加編目員，打字員人數，此在現行人事制度下，並非易行之事。